朱子語類 十之三 學 讀書 持守 力行

ロ仁13
ワワ5
5

朱子語類卷第十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乃學者第二事方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

至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

方得聖人說底是曾經歷過來佐學問无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册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着得力謙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理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淳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它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賀孫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從周

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討它第二重個

讀書須是看着它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

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植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
于輕浮不沈着痛快方子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个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
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人傑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
後有補杞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
方始是從周
閔了門閉了戶杞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道夫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僩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一番方是一進一退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於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意郤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

看文字須要入在裡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畧畧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

下也時舉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煎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人傑

須是一捧一條痕一掴一掌血看入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客舉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鑿戰一陣如酷吏治猾賊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夔孫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賜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個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賜

看文字當如高艦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始今只纔離小港便着淺了齊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個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淳

讀書放寬着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只

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
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
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
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
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
知年歲之老個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着工夫無
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
未看何況其他個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其當以為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
毋巧寧近毋遠方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

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時舉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
蔓孫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
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
小兒心專一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
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枚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
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着期限緊着課程淳
讀書只逐段逐此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
識後面字只專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
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

之寸也得尺則毛之尺也讀書當如此　璘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今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曾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少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璘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遍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洽

讀書不要貪多向見州郡納稅數萬鈔總作一結忽錯其數更無推尋處其後有一官乃立法三二十鈔作一結觀此則讀書之法可見可學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得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子可拽滿已力欺得它過今學者不然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十分常拽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道夫

不可都要滾去如入一日只吃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吃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滾去都要了淳

讀書只看一個册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

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獲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裡心已在後面綿看到這裡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頓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至

其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賀孫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浮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其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其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今之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畧綽說過須是心曉大抵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吃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是鹹是淡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蕪棗株株而

灌之少間灌既滅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撥一撥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五分矣卓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改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个字都有一个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自白而終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賀孫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書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章別自一事且理會這一句且理會這一章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書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專不走了這心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人讀書不專多廣閱之弊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道夫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

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履孫

為人自是為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瞑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力行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 譽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方子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 壽昌

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遍也又曰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窮佐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

于學者若海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它亦易看山谷帖說讀書法甚好淳

學者會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兩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个是與非而已是便是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裡思量過也不知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常在此自然曉得當思之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虛饒不安一似倩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水遠不忘其舊若記

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穉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它讀時便只要模寫它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裡得來見上文

讀書法 倜

讀者所以助其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裡讀心裡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多人不着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倜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着一介之士如何置若成則載之兼兩苟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兄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論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凍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見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前後篇滾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 故仲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
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册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壁
歷落落在自家肚裡方始好 方子
放下書册都無書之意義在胸中 升卿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它只是做文字
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着册子時便思量册子不在
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義剛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也似看了方子
看文字於理會得了處更能看過重温亦須子細每日可看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
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
都在那上也 廣

聖人言語如千花萬卉都見好須端的見好處始得
乃子細看功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淳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
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
有着落 道夫
其自潭州來其它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个教人
子細讀書節
讀書不精深也只是不曾專一子細 伯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一向來來曾看看得生
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
易得有忽畧之意不可不戒 質孫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

讀書自有个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
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裡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
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
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
心大氣不得廣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
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然而無精神揚
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玻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裡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裡便欲捨
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
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
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裡面逐上看

過眼幾多閒架幾多窓檻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番
記得方是講遊亦云氣象匆匆若有所迫逐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
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道夫
讀書着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李私
讀得通貫後義理自出方子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脉
看文字要便有得
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
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文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
知得它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
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義剛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看有箇字便與它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載取

老僧頭去一般

人讀書始入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嗜若不愛嗜勉強一盞便休泳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

知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
依來者爾故顏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亦既之它皆然此若學成大段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方子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十一个子印第十二个只與第十一个一般又印第十三个也與第十一个一般推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舜教人做及舜教契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廣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舅

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
史書所讀者只是前楊老莊列子等書它便將諸書割
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
件每件須要畢竟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
斯為又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天文
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等書也略
理會得又如讀得聖制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些聖製
經者乃是諸書節要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
成要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
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令天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記
此一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
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

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甚魯見大東萊呂居仁之兄
它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
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書草甚只見他禮記亦如此
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
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夭
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逐
卷考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千載而下讀聖人之書只看得他个影象大槩路脉如此
若邊旁四畔也未易理會得燾
語類卷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十一

學五

讀書法下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
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
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虧其何可廢蓋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
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

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如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貿孫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人心不在軀殼裡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鑿空說元與他不相似個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裡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illegible]個

不明者也祖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故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個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要專心玩味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文蔚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伯羽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讀書有個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它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

何解處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在這一段裡面更不問外面有何
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
何却說個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
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
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知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
意思靜了却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看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
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淨
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
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
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

孟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
學受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驗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
知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閑不可貪多又
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
柰他何到看得定時一方入一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
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
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
這道理便死了時舉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
頃養精神又來看淳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

錄云無絲心不[氣]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去]看[大學]和[可]以[思]索[義]理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明]明德一句須常提醒在這裏存得在這裡識得他條理這裡人只是一个心做一本須存得在這裡人只是一个心做一本須存得在這裡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賜○李扎録云問伊川見二人靜坐如一[要]學曰這却是一个總要處又云大學在明[己]德一句當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一本存得此心[于]事物[之]方知有脉絡貫通處

大凡讀書[目]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其之始[淳]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

底也當看[熟]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則都錯了又曰虛心切[已]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舉]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裡只被人不虛心大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淳]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住便喎斜了不

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此]淳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知]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泳]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其
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
而兩得之也 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平意看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
無思量處得 敬仲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
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恰如此爾
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
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
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
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

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
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
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左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
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
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
時候也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來却不是以意逆
志是以意揑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
意中來終無進益大雅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正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
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
道理自看其是非德地看文字猶更自有準於舊習失
點檢處拿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賀孫

或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
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
譬如人欲知一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
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
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
却教當時人如何曉節
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涵泳潛玩久久自會曉得去儒用
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己見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取長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
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
少為足則無由明耳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公手自指
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
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自
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
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
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誤

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
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
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自家身上却是自家易
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說將來
何濟譬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得那人別人不識須因
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寓
或問讀書子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
來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就書冊上理
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
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
智須是着自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
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

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
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個覺處
有个悟處這个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
何益賀孫

學須做自家底着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
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
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雜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升卿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来學者有
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
有一種則一向泛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

熟看驗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不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
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履孫

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
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
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說言語上理
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卓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
弦亦不可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
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
彼田地爾 方

學者有所聞須便行始得若得一書須便讀便思便行豈
可又安排停待而後下手且如得一片紙便來一一片紙
上道理行之可也 後孫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若不
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
事即此理可學

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得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
不得真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真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
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其求時
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淳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
身記之 壽昌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
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
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
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
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
在平易處 璘

只看自家底不是自家底枉了思量熹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
然非是緊要方子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淳

看文字不可相妨須各自逐一看地頭看他指意若牽
着則件件相礙矣 端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相牽合
讀書要周遍平正 孫

看文字不苟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
礙方有進益又云其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
只看緊要處關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明其它
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
而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
求放心也 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
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撽硬去鑿不可先立說牽古
人意來湊如迓訴億不信與先覺之辨迓訴是那人不
曾訴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訴我億不信是那人未
有不信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
已訴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是分明見其才耳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故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八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移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下書中何所不有人傑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　廣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　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却不問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　揚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沈潛玩繹方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

何可輿議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温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来攪

道夫

文字不可硬説但當習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迫得太緊振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

要理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為所

遮蔽轉不見矣力行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看得不

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太緊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

如聽訟心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

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説

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横渠云濯去舊見以来新意

此説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来今學者有一

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説雖欲擺脱亦被

他自来相尋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

水然後清者出焉力行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看之伯羽

其向時與朋友説讀書也教它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

讀書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

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

好較量人今若先去尋个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明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極則通○人傑錄云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蓄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易所謂亨之衢亨天之衢亨是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道夫

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為非又疑其為是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強斷姑置之可也人傑

人之病只知有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必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蒼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歌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着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着三四冊書看一冊厭又看一冊此是甚功夫也方

因念出文字偶失念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者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為寫下覆之無差蓋其人忠寔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

往往只靠着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方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舉人讀誦云賢讀着總是字其讀
着摠是禪溈山作一書戒僧家整森有一川僧最嚮首
讀契書云似都是說我善則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
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
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淳。以下讀諸經一法)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
經通熟他書亦易看閑祖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
書自書契以來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孟都
只是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

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
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個甚麼要將何用
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明作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
易曉敬仲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
有二個陰陽詩有二個邪正書有二個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
見別無嶢崎處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
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裡面着一點私
意不得節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子思又恁

地說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裡自家須自去體認始得賀孫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更以考有古今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事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者只是要熟工夫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

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分

人做一功一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兩看不一汎濫無統雖至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一番讀過須見得自己分上有長進處方為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上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寓前聖之說皆不可如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人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衆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個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

地顛仆倒汝沒頭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嘆了便被他撲腸拄肚沒柰何他賀孫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人傑

經自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下雜論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橫渠當云其所以差處正宜一切委之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動苦瞥將去不解得正成文王猶勤而況篤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此

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心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它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矣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

始得訣九一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明作。（論看注解）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着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出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要勦斷他說便以己意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其看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个意去看定底莫要才領略些子了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此是一切要處後舉李先生先生曰尹説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説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説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此一段係先生書示書堂學者 親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解本作快活

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求穩在心頭不要放過敬仲

凡看文字諸家説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説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其詞乙説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詞兩家之説既盡又參致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解

且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脱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説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个字在方好大雅

句心方子

看經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須輕等重方敢寫出 此一句心一即方子意○方子

且晏句内意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晏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来配仁晏来配義如

論語學不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
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節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
蓋卿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
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添說話百般生疑
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
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
思也大雅以下附論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易
讀泳

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
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泳

隨文解義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課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里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
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卿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
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
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惟是重字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脉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解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當作必大錄吳下云古一人似非未當理會其義之今觀其說法底言）解經若於舊說一向人情它改三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為害（什麼）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逐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生長了（壽昌）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所賢者資便儳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醲厚指便儳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弘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此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誤○論著書）論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它無法有云車載糗糧於仗以餱力也（論編）編次文字（廣○文一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廣○文一字）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辟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

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曾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廣以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都看完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嘵嘵看治亂如此成則如此興治同道則興興亂同事則亡知得次第節目讀得粗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个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偏隱之心如此便是差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个私意如近時桃廟可見杞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以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手下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三耳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逐件大事立个綱自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人傑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裡也有傳裡也有表裡也有志裡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饒廷老更無緐跡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段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它姓名却便知得它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它芝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

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灌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如法有記性人方看得又問致堂管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為專為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章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爾曰誠是怕但如周王不分封一也無个出場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節

凡觀書史只有个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壽昌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

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義剛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它已得大槩泛唐鑑亦是此法然稍踈更看得密如它左好然得以它亦得了

端蒙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敘宦者但讀前面許多踈脫都可見了

甘露事亦然賀孫

問芝史書記得歟否敷丞相須看史都在手上一輪得它那資性直是會記先曰亦緣多忘所以正緣如此也須大約

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才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云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入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女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暗着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安有不同處是如何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惡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棄心致

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十人讀周禮統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林了便作林舟計若初且讀一遍進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人廣在羅浮山住三十兩年去那裡心靜須看得較透（潘錄云却裡靜公做得一工夫有長進處只是歸來道死不及叩之之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

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弟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義剛

重鋟朱子語類卷十二

學六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土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升卿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如此道

纔出門便千岐萬徹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季通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丈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作如何做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相季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裡面便是喜事節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

詩碪

只外面有此階級便走了一間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

曰只此心才向外便走了 瑞蒙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廣

人心常煩煩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似常常提醒教心不放逸而煩然在矣心既常惺惺身入規矩內則此心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升卿

今人心聲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夫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文蔚

人之本心不昧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彊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敬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入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入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心便在這裡 廣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

昧則自不放縱矣廣

心只是一個心非是又一個心只是喚醒廣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敬仲

須是猛省賀孫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省也升卿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文蔚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曰子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

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著

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昏昧聰各自冰散毛鮮太祖月

詩云如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赤上時里

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裡似搭百十丹搭相

似須硬着筋骨搭賀孫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裡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

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

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

便只在坐上賀孫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裡面

意思如佛家說只於才上都看得見才高須着實用工收斂則

少間許多才都為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斂則

其才愈高而其為害愈大又曰昔林艾軒在臨安曾見

一僧與說話此僧出入常頂一笠眼視不曾出笠影外

某所以常道心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沒人 賀孫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個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于義理上重須是較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欽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眼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錄

今於日用閒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裡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賀孫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裡便須有個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敬仲

大率人只要求不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敬仲

今說求放心說未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位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堯舜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自家身來自就緊要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
致廣大一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
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
敝若能常自省察謹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
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
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
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
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拾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
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使無不
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
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

去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
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善惡辨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
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
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暑陰用事則
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
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來界處攔截分曉勿
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
成熟謨

求放心一乃是求這物克己則是漾着這一物也端蒙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
如存其心養其性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覺持
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

肅欽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賀孫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賜録云非是活捉一物来存着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説話覺得不是便莫説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賜録作只存心此便是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裡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説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説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季札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方子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文蔚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个則在祖道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祖道

平白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白養得根本固善若平白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裡積將去若要去討平白涵養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個

明底人便明了其它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去聲

持養之説言之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去聲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説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個

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因說存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
矣（升卿）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
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孫）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
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
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
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
游涵泳以達於道端蒙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
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
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
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蓋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
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它自出來行兩步看它既喚做
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
定（此一人曾學禪）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

地虛明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開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
開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它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
底是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今說性善一日之間動多少思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
可學
學者平夫且去前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
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
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
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
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
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壽昌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砥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裡伯羽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扶起此心來鬪方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
子萬幾而天下平節下論敬
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個字如今看聖賢千言
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

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泥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泥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敬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一物今日格一物明白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扼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個明底物事在這裡把個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裡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裡銖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十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淺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則貫通之理始見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裡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兩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皆由此故
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
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
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
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自程子說得如此親切
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
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個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
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
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
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
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中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
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勿者亦只是持敬不曰學莫要于
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
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
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
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個敬不得
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它便
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
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正是持敬
浩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
一个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

元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
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浩
程子只教人持敬孔子告仲弓亦只是說如見大賓如承
大祭此心常存得便見得仁夔孫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
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到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節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
有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个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
个敬字收斂个身心放在模匣子裡面不走作了然後
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
者要於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
緝謂明之實則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
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
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
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此光
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
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
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箇無欲也然這
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
說入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

個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下工夫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喚省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大雅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之人才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羣孫

何者為心只是个敬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覺久之自然剛健有力驟而今只是理會個敬一日則有一日之効一月則有一月

之効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裡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裡了 夔孫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倘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个根本底 卓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敬字只是將来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来須是靜坐蓋唧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須臾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之謂也

敬則萬理具在節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羽

敬勝百邪泳

只敬則心便一賀孫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道夫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微窒消治之方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敬貫徹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惺惺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賀孫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裡淳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見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砥

敬只是一個畏字壽

敬無許多事方

敬只是收斂来又曰敬是始終一事節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
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升卿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儼恪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
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矣升卿
或問專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
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
適着意安排則反難久而生病矣
何丞說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曰須動容貌整思
慮則生敬已而曰各說得一邊方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
容肅皆敬之目也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个敬字做个好物事樣塞放懷裡只
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元思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着便在此可學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魯如此
思量要得一个直截道理元來都無它法只是混得熟
熟則自久純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須自責始為已由
作與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敬人問此時須
是勉強曰然去偽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接應事物何如曰不然

伯靜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个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質孫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

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子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裡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裡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上則有一句是緊要處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內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矣為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瞇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牽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直卿 瑞蒙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事物愈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个便是難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空去偽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平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

底干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壁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只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端蒙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 端蒙

問持敬與克己干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它將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

思於心如念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徑地自家便去擎起了但莫先去防它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眼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眼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也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程子謂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為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霭然如春則為仁肅然似秋則為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為

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已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次日陳一之來先生書源養須用敬進孝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恣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个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个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擬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裡賀孫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殊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教它常在裡面好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齋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

眼見物便是義從周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德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夔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敬○義義見其間物來能應事至能斷者是方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得來便條暢淳

靜坐無閒雜思慮則養得來便純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如禪和子樣去

坐禪方為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僩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个安頓處譬如入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

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裡面也無个

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

禪个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

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

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差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

無頭項何以得它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

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之禮至于學詩

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

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

自小不曾做得不柔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
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
屋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
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个基址得此心光
明有个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若心雜然昏
亂即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
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大雅

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
盡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
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
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
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
則見其倚于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
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
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于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
所以差

一

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
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
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了口開
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俟我存養又不可只泛泛隨它
事物中走二者須有个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
靜便在這裡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性動時

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亦動也動靜如舡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吠段徐居甫錄說吠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了便靜如潮頭高舡也高潮頭下舡也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二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荅之際荅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逐段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硏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吠一字恁有氣力

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雖及至臨事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此頻子讀事斯語便直下承當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潛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此頻子讀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從周靜便定發便透義剛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不可為客則不能個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又蔚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人身只有個動靜之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閒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一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迫其患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端蒙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嘘吸若嘘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嘘亦必擁滿着不得嘘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个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件一来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砥

古人惟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以靜應動物交物也○以靜應亦言主

今隨事忽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以靜應亦言主

靜默着便有方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来此南軒之說也動靜相涵○應物

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也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致一公平

是各正性命所謂貞也如木開花結實實成脫離則又是本来一性命元無少欠方云人自是一个天地本實

不能自知而物則如此人靈能知之者矣方

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近於異說然試之亦略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道夫

彼異端說虛靜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瞑 方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一個心道心一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存心存曰一個心是個無揀擇底心道心是個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個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胡泳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久時昏不能思起去又閙了不暇思 德明

與好諧戲之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方

語類卷十二

學七

力行

學之傳未若知之之要知之未若行之之實 賜道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那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

子皆是敬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来如何強得個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干夫難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又而求盡其道

為學就其偏處着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夫須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

振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當便說仁以行之

謨

某此間講說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個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只做得箇皮草如居室中只在門外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人

傑

放教脚下實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點平聲

○個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見人亦自見

得若不去實路過一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升卿

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邊過右邊過相將一齊到不得壽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義利是非之辨以下理欲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甚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才去後來沒巴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序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椿

太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道理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燾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兩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對節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燾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功夫這邊功夫多那邊不到一點過來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燾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窄劃定脚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甚氣象祖道○儒用畧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窮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雖學者須是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書要去

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讀書須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別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壽昌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一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是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徃徃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閎祖

義理自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

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無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閎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然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發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欲甚麼事

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人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慣慣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惺執持令此心常在躯殼中為主便須常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如人在大
何是纏繞　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　祖道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濶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

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義剛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治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敬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之

賢退不肖蓋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治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多做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入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　升卿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笑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祖道

直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是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嘗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燾

行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之固有一箇邪正敬仲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

但私慮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偽是非處且要剔脫公明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節

九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壽昌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家而知之亦是工夫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入須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須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

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甚最是一件大工夫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循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 謨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模得入手 僩

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着不得節

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

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
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着亦便是不善道夫
人未能說為善先須疾惡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
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
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
惡之然好惡乃是私也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以下一係一人一倫）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
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
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

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
教它常存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
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柱天頭柱顛倒錯亂便
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一箇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
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
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
不定叠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
上帝蓋敢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
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天卓間同）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
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
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
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
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
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
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
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
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
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
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

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
相裁成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
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熱則扇而飲耕田而食作為未
詳盡見與卓同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
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
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能依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
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直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
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
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
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它都不識分做

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浮此道於已它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常人終日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

壽昌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振

天下之理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在

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壯祖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端蒙

父子欵其親云云曰非是欵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間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是欵其搖扇

難也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欵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郭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欵其如何

則那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
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
人子止於孝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畏重綱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
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
也得簡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
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
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日一朝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
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
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
之盛於後便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
不易此處甚多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
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
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如此之人便自易
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
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
畔也只是庶民賤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
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
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

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
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
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
為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它這意思便是沒奈
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
之視君如洒埽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
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
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二
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
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傷王墜焉
死詛自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

詛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詛當初生少也只是胡說
賜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外鄉當道理非攜也曰然自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攜也曰然自
饒卿問安卿問目以若弟推說君臣之事不須如此得否
曰惟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於水則死而魚生於
水此皆天然合當如此底道理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
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而於莫末說朋友
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
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與
人同類相求半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
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

知朋友亦不可闕賀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驟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款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善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卓

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數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而致死焉馬曾云如在君方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賀孫

教道之後進須是嚴殼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其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僩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篇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太子之鈞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舟有用干却資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

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窮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褻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挽乎 入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原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關便廢大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辨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大雅○以下雜論處心立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文孫

事無非學 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著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覰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塌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巘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巘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于己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稍如何賀孫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祖道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實底一齊打叢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 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燿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畏心處 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慫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援一鵝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隨於害者可幸

無所為於前無所羞於後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

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璘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自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充溢許多聰明自做得竟辭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愛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国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請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揚

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以受敷施九德咸事哲人便如此做去為今人大抵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嚴毅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去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飲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温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理事皆氣稟所為也

古人尊貴奉之若僉備則其養德也僉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書

血氣之怒不可無義理之怒不可無

為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體

有別處李礼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楊丞通考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嘗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江西人大抵用心麤祖道
向到臨安或云建本誤宜用浙本後來覩之不如用建本
謂浙俗好作
長一作廣○可學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
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
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
喪父長子不娶一向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
此不可曉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
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
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
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它見得
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
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至薦
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
是私意又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
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
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
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恁人說道因前怨治
它遂休了如此等皆嫌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進則人傑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撐拄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忍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以至立朋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擘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巍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

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

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稍便愈更卑下一齊褒了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營營以求之耶其觀今人因不能

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撿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人知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貧生畏死一至於此可孝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
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為子
須孝為臣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
必同只是有理在可爭方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教勿方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為那小小處
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淂後來做淂有不滿人意處未
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
為恨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
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
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中
底道理曰不淂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學者大病是它是非於我何
所預且管自家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它好處與不好處好
處多與少又看其長其短其有其無所
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
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淂它分數優劣燾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
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專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
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船行也不

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賀孫○以下論科舉之學）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誰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它勝却況今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又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入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体已立矣大雅

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卦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求公今赴科舉

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浸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槁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礼義謂之自暴也非礼義是專道礼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悪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悪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絶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麤暴及再問所答不然

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況淳卿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剌求舉覓薦無所不至

賀孫

專一做舉業功夫不待不得後柾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

伯羽

若教學徒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着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自脩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貪鄙兼恥二犯條貪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為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恁閑事如人人總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此賀孫

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科舉累人不淺入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即事亦有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它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或以科舉作舖啜學自答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

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主
意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
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
間哉伯羽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
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
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
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
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
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飲酒者見酒

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
非是有見如何自是它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
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
治方可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
應舉亦當好與它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
橫置胸中卻害道可學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
節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嘿括自家
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學蒙

讀見問作時文曰畢竟用體式而嘿括以至理節

兩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往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弗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衝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學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浮暇及此若說幾最深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柰之何

向來做時文只麤疎怠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脈近日時文風曲纖巧少刻剗在裏面只見意氣都喪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後後求仕既仕則復患得患失之不知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賀昌以下論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柰何子子

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之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賀孫更無說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升卿

人須辨得去住於人住○升卿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方

三哥問汀寇委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知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人看着是大事 揚

語類卷十三終